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秦正建亥

前文介紹傳統「三正說」，即「夏正建寅，殷（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不過夏代缺少文字紀錄，今天傳世最早的編年歷史只能溯到東周春秋時代。《禮記》是儒家傳世最重要的經典之一，當中《月令》篇分一年為春夏秋冬四時，每時再分孟仲季三月，以立春為歲首，屬於「建寅」的系統。

筆者猜想「建子」系統應該最古，因為涉及天干地支的排列。十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干支配對，由甲子、乙丑、丙寅……一直到壬戌、癸亥，共60組，又回到甲子，周而復始。讀者如果接觸過子平算法（俗稱八字），當知甲子日由甲子時開始，甲子年卻從丙寅月開始。每天12個時辰，5天60個時辰剛好一個干支周期。每年12個月，也是5年60個月剛好一個干支周期。

最初古哲聖賢發明以干支紀年月日時，大有可能甲子年以甲子月開始，60年後癸亥年以癸亥月終結，60年共720個月。甲子日如如是甲子日開始，到60日後癸亥日以癸亥時為終結，也剛好是60天共720個時辰。看來到了某個時候，有上古君主改用「建寅」系統，將甲子年的開始，由

某個甲子月推遲兩個月到丙寅月（中間還有乙丑月），就形成今天的「夏曆」。

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在全國推行秦國沿用的顛項曆（顛項是黃帝之孫、五帝之一），以冬十月為歲首。因為也是陰陽合曆，所以這個「冬十月」不完全等同孟冬之月，但是已經比較接近了。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秦正建亥」。許多年前曾經有過一場「《資治通鑑》熱」，忽然間有不少人對司馬光主編的這部編年史巨著產生興趣。讀者如有稍稍讀過此書，或會記得自秦到漢武帝初年，都是以「冬十月」為歲首。

漢武帝於元封七年（公元前105年）決定在下一年（公元前103年）改元「太初」，同時開始使用屬「建寅」系統的「太初曆」。元封七年在冬10月開始，到了秋9月完結。太初元年原本在春正月開始，但是元封七年9月之後，還有10月、11月和12月3個月沒有「着落」。只好撥入太初元年去了。於是乎，太初元年就總共有15個月了（這裏先不管閏月的問題）！

本欄讀者由是長了見識！中國近三千年來哪一年最長？共有幾個「季節」？答案是漢武帝太初元年，共歷兩冬一春一夏一秋！



人生憑闌處 童心

爾濱，你好！

「老師，你有打算假期爾濱嗎？」寒流襲來的那晚，正要睡去，學生發來的這條資訊讓我開心地笑出聲來。我一下子睡意全無，告訴他，雖然這個冬天沒有機會去哈爾濱看雪滑冰，但十多年前卻在夏季裏「爾濱過」。

那是2012年8月，草木葳蕤的盛夏。傍晚時分，我一下飛機就直奔中央大街，迫不及待地想一覽這條大名鼎鼎的步行街。踏在街道的石板之上，舉目四望，那歐陸風情帶着時光的分量從四面八方匯聚過來：超過百年歷史的馬迭爾賓館，是法國文藝復興時期路易十四式建築，其略帶冷峻的色調，平添了一份藝術的厚重；奧昆大樓的建成年代更加久遠，折中主義建築風格低調地表達着猶太商人在中國東北扎根發展的那份務實和聰慧；松浦洋行舊址現為教育書店，是哈爾濱最大的巴洛克建築，紅色的半圓形尖頂設計，在黃昏中燦然溫暖。我信步踱入，發現整間書店最好的位置留給了「哈爾濱主題」：膾炙人口的蕭紅的《呼蘭河傳》、陳瑛的《夜幕下的哈爾濱》、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曲波的《林海雪原》、遲子建的《起舞》，令我不禁慨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愛爾濱愛得多麼深沉！

中央大街的盡頭，是松花江畔。夕陽的餘暉下，江面遼闊無垠，大小船隻從容駛過，發出雄渾的笛鳴。滔滔不絕的江水奔湧不息，那有節奏的水聲，撞擊着我的耳膜，叩響我的思緒——「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這首抗日戰爭時期的老歌清晰地出現在我的腦海。這街道，這城市，這江水，凝結着一種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夜幕向我走來，擁抱我，感染我，讓我久久不能忘懷。

爾濱，你還好嗎？爾濱，你好！



心窗常開 潘明珠

小荳荳的翠綠童年

「你喜愛的《窗邊小荳荳》終於拍成電影了。」住在東京的舊同窗高興地微信給我，附上一幅岩崎知弘的水彩插畫，畫中女孩帶着夢幻般的眼神。

記得第一次讀黑柳徹子的自傳體兒童小說時，就是這版本，正是岩崎知弘繪圖。那時的我，眼球即被那可愛女孩吸引了，一讀下去便無法停下，一直閱讀到小荳荳長大……

原著小說發售數已超過2,500萬冊，列入健力士紀錄；據黑柳徹子說，曾有不少電影監製想把小荳荳故事拍成電影，但由誰來演這個活潑又古靈精怪的女孩呢？

如今，經歷7年時間，此經典兒童文學小說終攝製成卡通片，主角小荳荳活力充沛又愛笑，相信會受大小朋友及翠讀者歡迎。

每人只有一個童年，童年的經驗和學習，將奠定孩子的人格基礎。看小荳荳的成長故事片，可反思怎樣因材施教，怎樣為孩子提供最適合的好教育；童年在大自然翠綠環境下學習，確能為孩子的成長帶來助力！就讀小學一年級的荳荳，竟然被退學？這對任何小朋友及家長都很難接受！然而大難題使她因禍得福，小荳荳有機會入讀一所全新教育理念之學園，校長既有愛心耐心，更是真正關心孩子的教育家；他很歡迎這個曾被標籤為「問題學生」的小荳荳，對她不存偏見，一見面就親切地稱許她是個好孩子哩。



原著書影。作者供圖

此校園的新式教學法，是每個學生都可從自己喜歡的科目開始學，而且可在寬闊的校園體驗自由，享受豐富多彩的自然學習生活。小荳荳在這新校園展開了熱鬧有趣的生活，結交了泰明等好朋友，享受着愉悅美好的童年生活及學習時光。影片中有多個感人心靈的場面，如其中有一場是小荳荳和患了小兒麻痺症的泰明，一起開心地爬樹，泰明投入玩樂，掙扎着向上爬，忘了自己有病；反而小朋友的母親，悄悄地躲在玻璃門窗後面仔細看着，不禁流下喜悅的淚水……



翠袖乾坤 余似心

蛋彩顏料貴過金

油畫顏料色彩鮮艷，可塑性高也耐保存。我們今天仍可欣賞到中古世紀時期的傑作，也受惠油畫顏料的持久特性。那些漂亮的色彩從何而來？原來古時所用的蛋彩顏料當中不少含有礦物質和植物，更有些從昆蟲和海產中提取。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不少畫家為了作品能呈現獨特、與實物接近、能持久保存的色彩而四處謀求好的顏料。科學與藝術天才達文西所用的顏料，不少都是他自行研製的。當年他受命要為米蘭恩寵聖母多明我會堂以《最後晚餐》為題，繪畫一幅大型壁畫，他首先是研究用什麼物質做成的顏料適合防潮和用於牆壁上，這方面他花了大量時間，最後研發出合意的顏料，創出驚世巨製。不過《最後晚餐》仍經不起時間考驗，難免脫色剝落，需時加以修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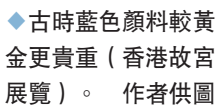
今時今日藍色的顏料可以隨手買來，但古時的歐洲，名「群青」的藍色顏

料比黃金更貴重，因為是以半寶石青金岩製成，色彩純淨層次豐富，多個世紀以來，一直是畫家們首選的藍色顏料。由於這種顏料產自阿富汗邊境偏遠的地區，且生產過程複雜需時，所以價格十分高昂。而另一種柔軟的深藍色銅礦顏料石青（Azurite），是由銅礦床風化而成，來自乾燥的沙漠。

紫色向來象徵高貴。古時羅馬人從品種稀有的海螺中提取出貴重的染料泰爾紫（Tyrian Purple），後來這提取方法失傳了，畫家唯有將藍銅礦或「群青」等藍色顏料與紅色混合成紫色。

朱紅是其中一種最早被使用的紅色顏料，含辰砂礦物。許多植物及昆蟲均可提煉出紅色的染料，早期用於染布，中世紀時加工為固體顏料。

對於油畫顏料的歷史，我們在香港很少機會了解到，正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的「從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國國家美術館珍藏展」就有介紹不同顏料以往所含的物質，十分珍貴，展期至4月1日。



古時藍色顏料較黃金更貴重（香港故宮展覽）。作者供圖



百家廊 林開炎

永不消逝的快樂

春節，是我們中國人的全民狂歡節，春節的快樂，源於我們滿滿的儀式感，源於我們全體的通力合作，沉浸式體驗，也源於物質的延期滿足。

「今日我終於落心啦。」每每大年三十，奶奶方才長吁一口氣。塞鴨子，是我們客人家當地的一個年俗活動，為了番鴨長膘，元旦過後奶奶就趕起鴨子板（用熟地瓜混合糯米、米糠，搗碎後捏成長條形，再在太陽下曝曬，或者在灶台前烘烤而成）。然後是塞鴨子板，從竹籠裏拖出番鴨，雙腿夾住，用曬乾的鴨子板蘸一些水從鴨子嘴裏塞下，再在鴨脖子處自上而下用手慢慢地搥，助力其消化。奶奶擔心刮來一場秋風掃落葉式的瘟疫，眼睜睜地看着八斤十來斤的番鴨癱倒，然後痛心地嘔吐地扔到村外的小溪裏。

除夕之夜的餐桌上，父親會起身揮起筷子，先是將鴨屁股（我們當地人雅稱為「鴨後」，唯有尊貴之人方能享用）塞到奶奶碗裏，再來肥厚的鴨腿給我們兄妹中排行最小的，盡顯尊老愛幼美德，然後自個才夾上鴨頭或雞頭，寓意新年定然會擔負做高樓大廈的使命，此所謂「吃鴨（雞）頭，做大樓」。

「不蒸甜糕不過年，沒有甜糕不成禮」。甜糕，在我們當地稱為糖高糕，

與「年年高」諧音，寓意着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年年好、節節高。寒冬臘月，兒時的我們兄妹6個喜歡圍在母親跟前，看着母親握着搗衣錘在偌大的鍋裏鼓搗，鍋裏是水、糯米粉、紅糖的混合物。旋即香甜濃郁，擦擦味蕾，但是，被大人教化得規規矩矩的我們嘴裏全不敢叫嚷，哪怕擠出一個「要」字（需待到正月走親戚之日方才開戒，而且吃的盡是些邊角料，年糕的主體大多割成一塊塊方體，用紅紙包好，作為禮物奉送給了親朋好友）。金黃的混合物板坨不會黏手時，母親就叫上父親，兩人小心翼翼將板坨端端送到蒸籠板籃（一種用竹篾編成的器具，底部鋪上糞葉）裏，輕輕地拍打着板坨面，使之光滑、結實，最後才下鍋用大火蒸。

此時的我們齊刷刷地圍灶而坐，對着紅艷而溫暖的火焰發呆，一任火焰烘烤，鍋裏發出突突突的開水聲。灶台前母親還得吭哧吭哧地抬來充足的乾材，因為厚實的年糕要蒸整整一天一夜。先是用乾松樹葉、松明點燃星火，然後塞進粗大的樹幹，不時還要往熱氣騰騰的鍋裏加水，熬夜看守可成了一個重大考驗。為此，父親變戲法似地總會變出瓜子或魚皮花生什麼的，作為對守夜人的重大獎賞。在強大的物質誘惑下，我也萌生了當守夜人的念想，可是時鐘還未敲到21點，可惡的瞌睡蟲就爬起，眼皮不爭氣地

直打架，我只好悻悻地披衣上樓了，所以，從小到大我從未吃上那夜可口的

美食。大年三十，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包芋子包，芋子包是一種用檳榔芋和木薯粉擀皮做成的包子，全家圍圍在大簸箕前，你揉團，我捏形，他包餡，比學趕幫超，目標一致，節奏協調，其樂融融。在供銷社便食店做過小工的母親可是大顯身手，做得又快又好，活似一個個勻整的富士山，贏得全場點讚；我和小妹也不甘示弱，認真效仿，回報的作品卻自個都搖頭，或成了小胖墩，或是高瘦的竹竿，有幾個還破皮見日。愛惡作劇的大哥則偏愛玩小資情調，非得在其中的一個包子裏放我們平素吃得厭嫌的菜乾不可，乃至放硬幣，中獎者還美名其曰「幸運之星」。即便如此，卻無法攪動我們大快朵頤吃包子的情致。「上包子嘍。」父親一聲吆喝，軍心頓時大亂，「我來嘗嘗，蒸熟了否？」「我也要。我也要。」渾不怕手心沒有洗淨的白花花的芋子泥，以及包子的燙和黏。哧溜一聲，一個包子落肚，仍意猶未盡。

兒時的我老愛和妹妹比吃得多少，一次大年三十，我竟然一股腦兒吞下10個，創歷史紀錄，頓時全場轟動，我則暗地裏直搥肚子，面對着隨後的饕餮大餐，肚子欲裂的我便只有眼勾勾地看的份，這分明就是愛的代價啊。



網人網事 狸美美

電子消亡的朋友們

已經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小狸每天只刷一次朋友圈了。就是每天早上的那個固定時段，恰好有8分鐘空閒。如果又恰好沒有要回的信息和郵件，沒有被吸引的新聞推送，也沒有需要查閱的資料，那小狸就會用這8分鐘去刷一下微信朋友圈。而積累了整整24小時的朋友圈，用8分鐘刷掉綽綽有餘，而且愈來愈有餘——因為除了打廣告的和造人設的，已基本沒有什麼其他內容，那些不帶目的、單純分享生活或思想的帖子已屈指可數，幾百人的通訊錄，刷不出五六條。回想10年前微信朋友圈功能剛上線時的盛況，每個人早上都能刷出「皇上批折子」的錯覺，真是恍如隔世。而這些消失在朋友圈的人，被稱作「電子消亡」。

事實證明，和小狸感受類似的大有人在，因為有關「電子消亡」的話題正不斷衝上热搜。在海量的回覆中，有着海量的同質留言：「不發也不看（朋友圈）」。騰訊去年3月的財報顯示，微信小程序和視頻號的使用時長都超過了朋友圈。而這個數據卻很可能並不是小程序和視頻號多麼火爆，而是人們刷朋友圈太少。

那曾經輝煌如盛唐的朋友圈，怎麼就蕭條了呢？因為什麼都想要。最早的微信，是秉持「小而美」原則的，主張「不給用戶造成負擔」。那時的功能只有即時通訊，也是微信的核心功能和「初心」。那時的微信，很像WhatsApp，屬於通訊軟

件，而不是社交平台。2012年，微信朋友圈上線，得益於彼時的「朋友」還是真朋友，朋友圈的私密性又極高，大家發朋友圈就像開內部派對，有趣又安心。這個時期的微信，還屬於私領域。

但在那之後，微信開始不斷附加各種功能，並以龐大體量迅速形成壟斷。會議、傳輸、支付、視頻號、公眾號、微商、小程序、讀書等等，滲透進生活的每一個環節。於是，人人都生長在微信上，人人都有一種需要去互加微信。與此同時，我們的文化向來在公私領域的界限上十分模糊，相關意識更加薄弱。這就導致無論是誰——領導、同事、客戶、小時工、快遞員、外賣小哥、代購、保險經紀、飯局上沒說過3句話的人、朋友的朋友，甚至是素未謀面的博主、粉絲、百人大群裏加上的人……都可能出現在好友列表裏。而夜深人靜時的emo，又為什麼要讓這些並沒有那麼熟悉，甚至是敵是友都不確定的人掌握呢？

說白了，朋友圈的屬性是私密，而微信的「陌生人」社交功能愈強大，朋友圈的電子消亡就會愈多。這也是為什麼，Facebook擁有29億月活用戶，其附屬的即時通訊軟件Messenger卻只有不到10億用戶。而真正堅持小而美，在「溝通」功能上一條道走到黑的WhatsApp，如今在全球的月活躍用戶已超過24億。

公是公私是私，你是你是我，如果混為一談，我就閉嘴。就這麼簡單。



信而有征 劉征

你的 我的 不 都不是

藝術家會說不要去解釋自己的作品，要讓觀眾自己去發現。當觀眾這樣做了，又真的愛上一幅作品的時候，那才是真愛。所以，藝術家往往會按捺住自己想要獲得關注的內心渴望，斷絕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只給出作品。以至於，任何一間美術館，牆上掛着的那些作品根本就沒有解釋。只有邊上的小牌子，上面寫着作品的規格、創作年份以及名稱。很多作品，甚至連名稱都沒有，牌子上僅就兩個字：「無名」。藝術家或許覺得只要有了名字，都是在暗示觀眾內容的走向。又或者，這幅作品在創作的時候根本就是藝術家憑着衝動完成的，以至於當它出現在眼前時，連藝術家本人都抓不住作品的意涵。就像羅蘭巴特所說，但凡一個作品，並非屬於作者，作者僅是一個把它表達出來的人，而這幅作品是一種生命和慾望本身的體現。

儘管如此，作者還是希望作品能夠為人所了解。他的想法其實頗為合理。既然一幅作品是生命力和直覺帶來的，這作品就擁有了一種天賦，它本來就可以理直氣壯。更何況，藝術家還為這幅作品帶來了

一種人性。人性的，就是可以被所有人都感知到的。這樣想着想着，藝術家就笨拙不馴起來。這傲慢的潛台詞是：你應當接受並了解一幅作品。你沒看錯，是的，先接受再了解。因為它首先是一份來自自己的饋贈，然後，才符合人性並被理解。但可惜，大眾向來都是很執拗地只關注肉身這種秉性，這注定要讓藝術家失望。我們看到的藝術家，他總是在期盼遇到知音以及在不斷的失望當中獨自往前走。

不過，我昨天看了本小書與上述藝術家的邏輯不同。它叫《那一天》。作者是很有名氣的維羅羅尼。在這本書裏面，收集着攝影師的一些攝影作品。但這並非又是一部普通的自選攝影集，這些都是攝影師記憶當中印象最深的那些照片。為了讓讀者更加了解這些照片，羅尼為每一幅照片都配了篇隨筆。講述他在什麼時候拍這種照片，為什麼拍？照片裏面的場景是哪兒？拍的對象都是誰？

我很少看到這樣事無鉅細都交代清楚的藝術作品。正如上文所說，基於各種理由，大多數作者是不願意把自己的作品說清楚的。但是羅尼這樣做了。在這部攝影

集當中，你可能會看到某一幅照片。那是一個午後，一個女人憩在一個狹窄一樓的躺椅上，她的貓在她的側膝頭，她的對面還站着一個小男孩。這照片看起來有些普通，不過，羅尼馬上讓這幅照片成了獨一無二的。他在這幅照片的手記當中，介紹了他和妻子如何在這張照片之後的次年修補了那個殘缺不全的樓梯，照片中的孩子是他們的兒子Vincent，他們已經移居到這裏一年了。接下來，他們還將再住好幾年。然後，他們將搬到別處，但每年還會來到這裏度假。這裏是Gordes，照片拍攝的時間是1949年。

與其說這照片吸引人，不如說這故事吸引人，這照片成了一個剪影，是個類似於窗口的存在，讓作者可以回到「那一天」。如此說來，藝術品並非不能解釋，只是在大多數時候，礙於某種保持靈韻的需要，藝術界就刻意地保持了作品的神秘感，並在切斷了作者與讀者的聯繫當中，強迫讀者在不加解釋的情況下無條件地接受它，僅僅因為它是有名的。但假如我們要為這種不加解釋的行為給出理由，那只有一個理由，即肯定人的創造的可貴以及人類對於命運的認可。僅僅一個理由就夠了。